

因为醉心于拍摄错过时间,就只能在当地住宿或者租车前往下一站。扭伤,蚊叮,虫咬,刮破衣服,走坏鞋子……什么倒霉事都遇到过

6年完成中东铁路拍摄

唐李/文 郭长武/摄

郭长武,哈尔滨某单位的电工,喜爱摄影。6年前,他开始拍摄中东铁路历史遗迹及沿线的人文景观。我们知道,中东铁路始建于1898年,至1903年历经五年完成,西线:哈尔滨到满洲里的滨洲线;东线:哈尔滨到绥芬河的滨绥线;南线:哈尔滨到旅顺的哈大线。百年历史的沧桑,都凝结在沿线的铁路建筑和人文景观中。6年的时间,他利用所有的节假日和空闲时间,走遍了中东铁路沿线的350多个大小火车站和车站之间的桥梁和工区,往返近万公里,拍摄了近3万张照片。他把自己的成果,发表在一些网站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还被黑龙江省摄影家协会吸收为会员。

郭长武说,8年前,他买了一个索尼的卡片机,只是想拍些生活照、旅游照,逐渐喜欢上了摄影,搞些街拍,拍些建筑,还有自然风光。与摄影的朋友们接触多了,发现卡片机有很多局限,没有广角镜头,很多的建筑拍不了全景,成像效果也不尽人意。于是就买了单反相机。

他开始专注有纪念意义的景观。这个时候,他在网上看到有人拍了一些中东铁路的内容。他认真收集研究了一下,发现还没有形成系统,多是一些随兴的拍照。他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继续挖掘这个题材,一是提供尽可能完整全面的历史画面,一是拍摄时尽量体现一种构图追求,不仅是史料的记录,自身也要有美感。

追求带来的生活意义是始料不及的,沿着中东铁路一站一站地拍摄,他不仅迷上的与中东铁路相关的历史,而且还迷上了带着相机野外跋涉历险的户外生活。而今他走的每一个站点,他脑子里不仅有宏观的俯瞰的图景,还有很多亲历的故事交织于其中,也就是说,每一张照片,都能唤起背后的经历。

他说,虽说沿铁路线拍摄,但每到一地却并不一定能坐上火车,长途客车、公交车、三轮车、摩托车……很多小火车站间没有路,就只能步行。有些偏僻的小站每天只有一趟火车通过,因为醉心于拍摄错过时间,就只能在当地住宿或者租车前往下一站。扭伤,蚊叮,虫咬,刮破衣服,走坏鞋子,什么倒霉事都遇到过。

兴安岭隧道是中东铁路极特别的一段。隧道东西走向,穿越大兴安岭主峰,横贯至川岭工区和兴安岭车站之间,全长3078米,洞口宽8米,高7米。隧道东西入口拱顶上部为秘密防御工事,内部为扇形单兵步枪射击孔,入口两侧灌注坚固碉堡,西入口为兴安岭碉堡,东入口为川岭碉堡。站在隧道口,远处的出口只能看到一个小亮点。冬天去过一次,山上积雪非常厚,有的地方几乎齐腰深,一步一滑地爬到隧道的顶部,里面是一条小走廊,两侧是射击孔。夏天重又去过一次,是与几个影友同行,谁想一个影友被蜱虫咬了,晚上发现后连夜送往医院,但当地不能处置,只能放弃接下来的拍摄计划,将影友送到很远的牙克石治疗。

兴安岭隧道有一个著名的人文景观沙力碑。沙力,是沙俄时代的一位铁路工程师,沙力碑所在的山脚下就是百年风雨的沙力站。大兴安岭这一天然屏障,曾是中东铁路贯通工程的难点。据说当初有几个铁路过岭的方案,



兴安岭隧道是中东铁路极特别的一段

但最终选择了开凿隧道。为了加快工期进度,莎力决定采取从大山两侧同时开凿的施工方

案,经过近两年的施工,已经到了贯通的时间,可是毫无凿通的迹象。在煎熬与焦虑中,莎力自杀了。1902年10月20日,这条中东铁路最长的隧道终于贯通了,双向工作面准确交汇。莎力的勘察、测量、设计和施工没有任何偏差,只与她预算的贯通时间晚了3天。俄国人为了纪念莎力为事业献身的精神,在大兴安岭隧道岭端,用开凿隧道的岩石筑起了纪念碑——沙力碑,并将隧道东出口的车站命名为沙力站。

与兴安岭隧道相关的博克图镇,其历史积淀极瞩目。铁路博林线与滨洲线在此交汇,因岭高坡陡,上下列车经由此站必停车增加补给挂机车头。该镇位于内蒙古自治区牙克石市,小镇具有典型的山城特色,地势南低北高,相差400公尺,当地人称之为“东西沟、上下坎”。房屋建筑多错落在山坡上下,白天抬头见山苍莽雄浑,入夜千家灯火,与星光汇成一片。

郭长武说,他在博克图住了两天,那里的



沙力碑

雪乡无雪季

邓士君

做为森工人,我竟然没有在龙江森工下辖的大海林雪乡之景色最美的时候去欣赏她、感受她。多少年、多少次信誓旦旦的想去一睹风采,却都被所谓的工作繁忙而打消了欲念放弃了行程。

每每在各种场合看到关于雪乡的摄影、绘画作品时,我都会认真贪婪地观看者,她的与众不同之美震撼着我,吸引着我。在我的眼里,雪乡就是一个神秘童话,就是一个美丽梦幻,就是一个世外桃源。

2016年9月,我却因为工作考察在无雪的季节光顾了雪乡。

之前,我是从摄影作品中欣赏到冬天之雪乡的,面对那些摄影作品,我曾有过四句诗的感觉:“炊烟如纱仙界绕,红灯幽照映雪情,柔嫩丝滑不忍碰,垂帘吐舌百媚娇”。雪乡的冬天,雪是充满激情和热情、充满柔情和感情的。无数文人骚客妙笔生花地让雪乡更加诱人,无数摄影绘画大师人们对雪乡产生无尽的遐想。从摄影作品中,仿佛就连孩童们吃的冰糖葫芦都是热辣滚烫的。这是因其特殊的物候条件而天造地设地生成了这独一无二的冰雪王国。

按常理,在初秋时节游雪乡是不符合自然规律的,因为在无雪季是欣赏不到雪乡迷人风光的,但我相信,她同样会呈现出不同寻常的迷人景象。



正如常人们想象的那样,冬季之外的雪乡,完完全全的没有了严冬时过年般的热闹和疯狂,无雪季的雪乡,就像一位大家闺秀,在静谧的小院中等待着她梦中的如意郎君。

我们此行并不是观光赏景的,但却意外而荣幸地闯进了风景之中。9月初秋的雪乡,大山、树木、土地、房屋,全都脱去了银装素裹,摇身幻化成了木墙草棚的浪漫小屋,别具情调的园田院落,云淡风清的蔚蓝天空,薄雾轻舞的迢迢山峦,初开乍放的锦绣五花,构成如梦似幻的精美油画。

雪乡虽占地面积仅有500公顷,但她并非是一个人们想象中的农村村镇,而是大海林林业局的一个名曰双峰林场。从冬季时游客的集聚密度、房屋的建设规模、景区的经营管理档次、文化打造的艺术水准上看,她早已经与传统概念上的林场千差万别大相径庭。冬季的雪乡毫无疑问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旅游景区,无雪季从外观看雪乡,她依然是一座独具魅力的旅游景区。从雪乡的内涵上看,她应该是一座关东林区的生活体验馆。

虽然雪乡的冬天早已成为不二的雪景影视拍摄基地,但无雪季的雪乡还不被更多人所认知。《闯关东》、《公安局长》、《十三省》、《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智取威虎山》等许多电影、电视剧的冬季场面均在雪乡取景。张涵予、梁家辉、李幼斌、小宋佳、萨日娜、闫妮、濮存昕、刘威、陶慧敏、夏雨等影视明星都到过冬季的雪乡,并在这里拍过戏。可能是对影视作品还缺乏更多了解,至少目前我还没有看到哪部影视作品是在无雪季的雪乡取过景,我觉得这是一个太大的遗憾。

真的希望大导演、名导演们不要把目光仅盯在冬季的雪乡,更不要把拍摄基地局限在那占地面积2.8公顷,各类屋舍三十多间,建筑面积两千多平方米,包括格林英雄聚会厅、抗联密营遗址、淘金场遗址、文革知青宿舍,大部队、东北大户人家和萨满文化演绎的范围之内,而是要放宽时间,放大空间,把整个雪乡及雪乡的四季景物都纳入影视拍摄基地之中才不至于浪费这宝贵的资源。

此外,无雪季的雪乡同样是非常诱人的一处旅游佳境。只要在这里小住几日,东北林区百姓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样,生活的环境和条件是什么样,风俗习惯是什么样,等等一系列好奇的话题,都可以找到诠释的答案。你一定会体验到她的特有魅力和情调。

在这里,百姓们自办的民宿应该做为首选。住进那些外形别致的小房子,就会像是进行一次时空的穿越,让自己走进百年关东历史之中,走进陶渊明笔下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的诗句之中,走进挪威乡村音乐《神秘园》的旋律之中,走进法国画家卡米耶·柯罗的作品之中……

无雪季的雪乡可以说是作家、诗人、画家们的灵感迸发之地。这里,没有了城市的喧嚣,耳畔响起的是鸡鸭虫鸟的鸣叫,河水的淙淙流淌;这里,没有了钢筋水泥的无情和生硬,映入眼帘的是木屋草房、花草蔬菜和童话般的田园风光;人们享用着生态绿色食品,还有铁锅炖、炒锅煮、山野味、农家菜;这里,没有了污染的空气和低俗的你来我往,山里人的纯朴诚实和人与人之间的友善和谐是最好不过的美食佳酿。

这里的人们,会捧出一颗真心毫不掩饰地对你憨笑,会全心全意十分热情地为你服务为你帮忙。在他们的眼里,所有来到雪乡的游人们,都是尊贵的客人。

这里以雪为主题的电视宣传片、演绎场所、宾馆酒店房间标识、雪乡文化馆、雪乡影视城、雪乡主题歌、雪乡纪念邮票等都能很好地展示雪乡的文化特色。相信,雪乡的将来一定会更具影响力、更具感染力、更具生命力。

关东这片广袤的地域曾一度流传着这样的歌谣:“东大山,有三怪,窗户纸糊在外,十八岁大姑娘叼烟袋,生个孩子吊起来。”这是早年人们对关东某些旧俗的调侃。如今,这些旧习俗连同那个时代已经离我们远去,但我们在东北民间的大秧歌里,常常也可以见到装扮成老太太的人舞动着两尺多长的撩人的大烟袋,看上去显得颇为滑稽。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在鸡西乡下住时,我家老邻居王奶奶就是和大烟袋相伴终生的人,她身上或可追寻到关东女子恋上大烟袋的前世今生!

王奶奶的大烟袋谁都不能碰,只有心爱的孙子能摸。每天,儿媳妇把火炭撮到火盆里,放到炕沿上。王奶奶依偎着纸糊的墙,梳着小发髻的头往前一探,顺手拿起烟袋锅往烟袋里一舀,孙子立刻把纸捻伸到火盆边等着,王奶奶这头刚装好烟锅,孙子那头就把点着的纸捻送到她跟前,这样的场景几乎每天都在重复,祖孙俩配合的异常默契。

王奶奶的大烟袋是蛮讲究的,白玉的烟嘴,杆比一般的烟杆长,不太粗,是乌木做的,烟锅是上等铜做的。在乡下,使唤长杆烟袋是身份的一个特殊标志,杆的长短有说道,杆越长资格越老,也越受人尊重。

那年,城里几个干部来村里办事,其中有个年轻人格外引人注目。村里很少来外人,冷丁来外人,大家都围着看。王奶奶是村里上数的漂亮姑娘,那天和闺蜜也来凑热闹,这一凑不打紧,王奶奶和那个青年立马就擦出了火花。年轻人回到城里后,没多久就托本村的同学,要和王奶奶处对象。两人一见钟情,之后的事情顺理成章。等谈到一定程度时,两人近距离接触,青年愣住了,清秀貌美的王奶奶嘴里竟发出一种浓烈的早烟味,熏得青年愣在那里,不知道是继续进行下去还是打住,就这样僵持了一会儿,两人不欢而散。

为了留住这段感情,王奶奶开始戒烟,但戒烟这段时间,她感觉心一下子空了。王奶奶十多岁就开始学抽烟,身边没有了烟袋锅,烟瘾上来了,折磨她吃饭不香,睡觉不踏实。戒了一段时间,她把烟袋锅又找了出来,摸着烟袋锅,就像失散多年的亲人。王奶奶把烟嘴含到嘴里,心里一下踏实了。

后来两人“黄”了,小伙子觉得对不住王奶奶,就托人捎来一只上好的烟袋锅。打这以后这只烟袋锅就成了王奶奶的定海神针。

每天,天刚蒙蒙亮的时候,王奶奶把烟袋在炕沿上轻轻磕几下,住在北炕上的儿媳妇听到这声

王奶奶和大烟袋

高翠萍



音就赶紧起来生火做饭,稍微慢点,王奶奶烟锅的鼓点就开始密集起来了。王奶奶家住的是南北炕,过去人口多,房子小,东北农村就在屋里砌南北炕,一家人住在一起。

等到饭菜做得差不多了,儿子下地铲头遍地回来吃饭了,孙子也起来洗脸收拾书包要上学了。王奶奶这时就把烟袋摸出来,抽两口,先解解乏,提提神,然后下地,收拾屋子,帮助儿媳干些杂活。

烟袋锅,是婆婆权力和威严的象征。王奶奶平时话不多,烟袋锅是她的代言人。悠悠悠抽的时候,是高兴;汲汲汲溜一口口吐的时候,说明有意见了;等到一锅烟没抽完,拿起烟锅一把磕到鞋底上,那就是动怒的开始,怒到邪乎的时候,就会用长长的烟锅一锅刨到人的头上或身上,反应慢了,脑袋就会打出个青包,身上就会紫一块。逢年过节,王奶奶在家人面前,用烟袋锅当敲几下柜边,家人们就这干啥就干啥。

王奶奶老家在吉林市漂河镇,是历史上出贡品烟叶的“一亩三分地”。那里的气候、土质等特别适合烟叶的生长,家家种黄烟,人人会抽烟。男人抽,大姑娘小媳妇抽,女孩从十多岁就开始抽。王奶奶嫁到黑龙江后,把种烟抽烟的习惯也带到了黑龙江。

对王奶奶来说,抽烟袋锅是一种享受,是一种好好邻里关系的桥梁纽带,更能显示东北女人的风范,有时更是发挥到意想不到的作用。

王奶奶在家里当家,在村里也是德高望重。到了冬天挂脚的时候,人们开始过起了“猫冬”的日子。大姑娘小媳妇老太太叼着烟袋,拿着鞋底,织着大片的毛衣,还有背着刚收下的小豆绿豆,让大家帮忙挑沙土,盘腿坐在用林秸皮编制的炕席上,在王奶奶家的炭火盆边围一圈,把烟叶揉碎,放进烟袋锅里,坐在炕上有滋有味吧嗒吧嗒地吸着。这些人吞云吐雾,抽够了,就是各种消息汇集的时候。张家李家姓,姑姑丑姨姨,话年景谈收成,活像个集市。遇到难题时,叼着烟袋的这些娘们儿,不约而同眼光会齐刷刷地向王奶奶靠拢,等她拿主意。王奶奶却并不急着表态,眯着眼睛沉浸在烟雾中,似乎在思考着什么,大家就那样等着,等着她的派头摆到一定的时候,众人的胃口也吊起来了。几分钟后,王奶奶才悠悠地说出自己的看法。话不多,但句句说到点子上,让人心服口服。这时候,王奶奶简直就是一种享受,大家也是一种享受,你想啊,屋外冰天雪地,寒风刺骨,屋内却温暖如春,坐在热炕头,围着火盆,唠着家常,听一位有见识的老人说话,这生活该多有滋有味啊!

儿子不抽烟,看不惯王奶奶抽烟。抽大烟袋的人有个毛病,抽到一定程度,汲流一口,吐出老远,像鸭子窜稀,吐的哪里都是。王奶奶对儿子说:“你这辈子,做姑娘时是最好的时光了,结婚了生孩子了,就没有闲时候了,每天睁眼就开始忙,忙到半夜才能上炕眯一觉。到了冬天闲下来了,就想宽宽乏,解解闷,村里人看得起咱家,来咱家玩,有啥不好的。是,她们抽烟,弄得屋里埋汰,可过日子,总得有个想头吧?这些人哪家没帮过咱家呢!比起人家对咱家的好处,咱家又做啥了,抽点烟那又算个啥?大家在一起吃一场,处得人心热乎了,你遇到难处时,人家才能伸手帮你。人与人之间,讲得是真心相处,真诚相待啊!”

北国风

一串冰糖葫芦

金恒宝

一到冬天,我常常会想起冰糖葫芦。

提起冰糖葫芦,民间传说它起源于南宋的宋光宗皇帝。那是南宋绍熙年间,宋光宗最宠爱的黄贵妃生了怪病,她突然变得又黄又瘦,茶不思饭不想。御医用了许多贵重药品,都不见效。皇帝无奈,只好张榜招医,一位江湖郎中在为贵妃诊脉后说,只要将山楂与红糖煎熬,吃上半个月病准会好。贵妃服用后,果然好了。从此,就诞生了冰糖葫芦。那些年,老家正黄旗四屯的生活困顿,粗茶淡饭能填饱肚子的人家就是好日子。小孩子们只能眼巴巴地望着一分钱两块的糖块和三分钱一支的冰棍,一般人不可能平白无故地给孩子买零嘴,因为日子都过不上来啊!

若有卖冰糖葫芦的进村,周围就簇拥着一群孩子,许多孩子还没尝过糖葫芦是啥滋味。冰糖葫芦好吃又好看,通红的山楂上面挂着一层糖,晶莹剔透,惹人喜爱。看着那一串串一行行插在草球上的冰糖葫芦,很别致很艺术呢。这道迷人的风景逗引得孩子们直流口水,可是价格太贵,一毛钱一串,这对普通农家来说简直是一种奢侈品,很少有人问津。

我的舅母年近花甲,她没穿过一件整端衣裳,出嫁时的服装是租来的,价格低廉,半新不旧,仅仅穿了一天。舅母有一子三女,在我的记忆中,我没见过她为自己的哪一个孩子买过零嘴,就连她的“独苗”儿子要糖块要冰棍,舅母也是连哄带吓,渐渐的儿子也就失望了。

有一年冬季,为了置办过年的作料(农民平常舍不得买的酱油、醋、花椒之类),舅母带我进城去打酱油。舅母的胳膊不大好使,她在脖子上挂一个帆布书包,里面装四个空酒瓶子,她家两个,又为我家捎两个。一路上,舅母让我给她带路,说我记忆力好,她十年八年不进一之城,找不到路。舅母一字不识,又不善言谈,她不会讲故事,不会说笑话,更不会幽默了。我们慢慢行走,一语不发,十几里路实在太漫长了。

我们来到城里的一家商店,打完四斤酱油就准备往回返。城里毕竟比乡村繁华,人们匆匆忙忙地置办年货,紧缺的货物旁边,排着长长的队伍。当我和舅母走出商店,穿过挤挤插插的人流,来到了通往回家的路口。这时,一个人用不高不低的声音喊道:“一毛两毛的糖葫芦喽!”

这叫声引起了我和舅母的关注,我望着那一串串插在草球上的冰糖葫芦,比村里卖的还大还好,我初次见过呢。我知道舅母没钱,不可能给我买,看一看饱一下眼福算了。我没想到的是,舅母吃力地放下书包,用不大好使的手,从兜里掏出一方滚成球的手绢,她打开一层又一层,拿出了仅剩下的两毛钱递过去。

“要一毛的两毛的?”那人询问。

“两毛的!”舅母爽快地答。

舅母的果断和慷慨使我一惊,我万万也没想到呀,平常一分钱不花的舅母竟为我买了一串两毛钱的冰糖葫芦。我先让舅母,她说牙口不好不能吃,我手里拿着一串长长的撩人喜爱的冰糖葫芦,舅母却眉眼都是笑。她温暖的慈爱和微笑胜过了我的母亲。舅母喃喃地和卖糖葫芦那人说:“看这孩子,吃得甜嘴咂舌的。”

我吃完冰糖葫芦,要背那个书包,舅母说嫩骨头嫩的,别累坏了。她又将书包挂在脖子上,四斤酱油并不重,但路途远,舅母本身又病痛歪歪的。

我和舅母往家走,她说:“到家别说我给你买糖葫芦了,也别和俺家你哥你姐他们说。”我从小就是个守口如瓶的人,这件事到现在我也没和任何人说过。

舅母去世快三十年了。她死后,这件事时时刻刻地萦绕在我的心头。我总想,舅母穷了一生,苦了一生,她自己是否吃过糖葫芦呢?她的一子三女,她能给买过糖葫芦吗?

在那个年代,舅母拿出了全部的也是仅有的两毛钱,为我买了一串糖葫芦,日子愈久,给我留下的记忆愈深。我一辈子也忘不了那串冰糖葫芦啊……